

文学研究

# 返回作品自身

——韦勒克文学作品存在论研究

王雪

**【摘要】**韦勒克的文学作品存在论是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界重要的作品存在论之一，它诞生在传统文学作品观走向没落的转折期、实证主义思想的泛滥期和新人文主义思潮的衰落期。韦勒克作品存在论在形成过程中深受现象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并巧妙借用、融合和发展了两种思潮中的关键概念，应用到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分析中，形成了以“经验的客体”“决定性的结构”“八层次作品结构”和“透视主义”等重要概念为核心的文学作品存在论，以一套完整而全面的理论框架描绘了文学作品存在的本质与方式，并强调文学作品自身内部因素的重要性，将文学研究的焦点引向对作品自身的分析中。

**【关键词】**韦勒克 作品存在论 现象学哲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

**【作者简介】**王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I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2021)02-0121-11

从文学作品自身出发探究作品存在方式的文学批评范式是从20世纪开始逐步发展成型的。20世纪之前，虽有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在相关论著中谈及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议题，但总体上还未能意识到文学作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无法清楚地回答文学作品如何存在。在那时，关于一部文学作品本质与意义的研究，基本上是与对该作品作者个人的生平经历、兴趣爱好等方面的研究纠缠在一起的，作品被认为是作者内心意图的表达，其本身并未成为一种独立的研究对象。进入20世纪后，学界逐渐关注文学作品的独立性问题，意识到在探究作品本质时，首先要解答文学作品本身如何存在这一基本问题，认为只有正确说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才能恰当地进行作品分析。其中，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sup>①</sup>的文学作品存在论对20世纪的作品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sup>②</sup>对

① 国内学界关于René Wellek的中译名主要有雷纳·威莱克、雷内·韦勒克、雷纳·韦勒克、雷·韦勒克、勒内·韦勒克等。本文统一采用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新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中的译名“勒内·韦勒克”。

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韦勒克的文学作品存在论，出自1942年韦氏在《南方评论》发表的《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一文，文章也被编入其与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作为该书的第十二章(The Analysis of the Literary Works of Art)，成为构建韦勒克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参见René Wellek,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a Literary Work Art, *Southern Review*, Vol. 12 (7), 1942, pp. 735-754; 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9, pp. 139-158; [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145页。

这一理论的阐释，国内外学者以往主要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英美新批评思想等角度切入研究，<sup>①</sup>较少论及其理论对现象学哲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借鉴与吸收。因此，本文根据韦勒克在有关著作中对于其作品存在论思想来源的论述，聚焦于韦勒克对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英伽登（Roman Ingarden）<sup>②</sup>现象学哲学的创造性借鉴，以及对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布拉格学派（the Prague School）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念的有机融合，阐释韦勒克文学作品存在论的构建过程以及该理论的独特性和融合性。

## 一、韦勒克作品存在论的发生语境

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理论的关注点从作者转移到作品本身，故而文学作品如何存在就成为文学理论家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韦勒克的作品存在论萌生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正是西方文学理论陷入困境的时期。面对当时的局面，富有责任感的韦勒克倾注热情，阐释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试图找寻新的作品存在论，以适应文学理论发展的时代需要。韦勒克作品存在论的产生，是基于回应和解决当时三个理论难题的需要：一是传统文论史上的作品存在观难以解决文学批评实践中遇到的作品存在本质与形式的问题；二是美国学术界的实证主义研究泛滥，导致文学研究方法混乱；三是新人文主义思潮的衰落，导致文学批评标准丧失。

首先，传统文论史上的作品存在观难以有效指导文学批评实践，无法回答文学作品存在本质与形式的问题。20世纪之前，关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问题曾流行着五种不同的回答，分别是：文学作品是一种实在的物质客体；文学作品存在于讲述者或者朗诵者的声音序列中；文学作品是阅读者的主观体验；文学作品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文学作品是创作过程中作家有意识经验和无意识经验的总和。然而，韦勒克认为，无论是从个人心理还是社会心理角度，这些传统的文学作品观都无法揭示作品存在的真正形式，都是片面的、无法令人满意的。<sup>③</sup>韦勒克坚信，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绝非是这些传统文学作品观所描述的单一层次，而应该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循着这一思路，他在理论建构中充分利用自己深厚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功底和积淀，同时把探索的目光投向现象学哲学，以期在二者的巧妙结合中，获得文学作品如何存在这一问题的答案。

其次，兴起于19世纪欧洲的实证主义思想的泛滥，导致文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混乱。韦勒克敏锐地看出了泛滥的实证主义对文学研究的危害，指出实证主义是通过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借助因果关系等一系列外部因素进行文学研究，极大地损害了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也正是这种危害性后果，导致欧洲文学研究界在20世纪初出现了反抗实证主义的思想运动。<sup>④</sup>韦勒克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同欧洲学术界一样，过分依赖于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来分析文学作品，造成了一种僵化的批评方式，忽视了文学的审美特性，阻碍了文学研究的正常发展道路。<sup>⑤</sup>这一点也激发了韦勒克立

<sup>①</sup> 参见刘象愚：《韦勒克和他的文学理论》，《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9期，第121~133页；支宇：《文学批评的批评——韦勒克文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8页；Jonathan Culler, *New Literary History and European The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5 (4), 1994, pp. 869-897; John Henry Raleigh, *The New Criticism as an Historical Phenomen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11 (1), 1959, pp. 21-28.

<sup>②</sup> 国内学界对 Roman Ingarden 的译名主要有英伽登、英加登和英格尔登等。本文统一采用学界常用的译名英伽登。

<sup>③</sup> 参见 [美] 勒内·韦勒克、[美] 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等译，第132~139页。

<sup>④</sup> 参见 [美] 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1页。

<sup>⑤</sup> 刘象愚：《韦勒克与他的文学理论》（代译序），参见 [美] 勒内·韦勒克、[美] 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等译，第15页。

志于建构新的文学作品存在方式论。

再次，新人文主义思潮的衰落促使韦勒克思考新的作品存在方式论，以解决现实中混乱的批评标准。初到美国时，由于受诺曼·福厄斯特（Norman Foerster）的影响，韦勒克接受了新人文主义的古典文学观念。但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严重的恐慌情绪在社会滋生，进而导致人们普遍的自我怀疑。韦勒克意识到新人文主义的局限，即面对残酷的社会现状，仅靠人自身的主体性和绝对价值是无法改变现实的。<sup>①</sup>另外，把文学批评标准等同于绝对的道德标准，抹杀文学的审美价值，在韦勒克看来也不是正确的文学批评态度。在当时反驳新人文主义的阵营中，韦勒克发现了“新批评”（New Criticism）这股新的文学批评思潮。“新批评”思潮的拥趸者主张文学批评要研究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强调作品的结构和形式，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韦勒克重视探索作品存在形式的思路相符。“新批评”思潮的崛起，加速了新人文主义走向衰落，激励了韦勒克提出新理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可见，由于西方传统文论作品观在回答什么是文学作品存在的本质与形式上无能为力，加之20世纪30年代美国文论界受实证主义和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导致在当时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缺乏合理的文学研究方法和统一的文学批评标准，文学批评已脱离了文学作品的自身特征。文学理论界亟需一种新的思想理论，以有效解决文学批评实践遇到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历史语境中，韦勒克开始认真思考应如何正确看待文学作品自身的存在问题，并在当时影响力日益上升的现象学哲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与启发下，构建了自己的文学作品存在论。下文分别从韦勒克对现象学哲学思想的借用与发展及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念的移用与超越，阐述韦勒克的文学作品存在论。

## 二、韦勒克作品存在论对现象学哲学思想的借用与发展

韦勒克作品存在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深受英伽登现象学的启发和影响。韦勒克在多部著作中，都不吝于表达他对英伽登思想的赞美之情。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7卷中，他写道：“罗曼·英伽登是一位波兰哲学家，依我之见，他为一种条理严密的文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本人发现和我的看法有着广泛的共识，而且承认，在文学理论的诸多问题上，获益良多而超过其他任何一位。”<sup>②</sup>在《西方四大批评家》中，韦勒克表示：“罗曼·英伽登是一位波兰哲学家，我认为他对一种系统连贯的文学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自己在很大范围内赞同他的观点。在这许多问题上，我向他所学的比向其他任何人学到的更多。”<sup>③</sup>在《批评的诸种概念》中，韦勒克指出：“有关形式和结构的定义，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波兰的现象学哲学家罗曼·英伽登就写过一篇精心撰述的文章。”<sup>④</sup>在《文学理论》中，韦勒克说道：“波兰哲学家英伽登在对其文学作品明智的、专业性很强的分析中采用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明确地区分了这些层面。我们用不着详述他的方法，从每一个细节就看出，他对这些层面的总的区分是稳妥的、有用的。”<sup>⑤</sup>韦勒克对于英伽登在文学艺术品分析中所采取的现象学方法的高度认可，由此可见一斑。

国外不少韦勒克研究者也认为，英伽登现象学是韦勒克作品存在论的直接来源，指出韦勒克不

<sup>①</sup> 参见 [美]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6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5页。

<sup>②</sup> [美]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7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665页。

<sup>③</sup> [美] 雷纳·威莱克：《西方四大批评家》，林骧华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sup>④</sup> [美] 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第60页。

<sup>⑤</sup> [美] 勒内·韦勒克、[美] 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等译，第140页。

仅借鉴了英伽登的“四层次理论”，还将“纯意向性客体”这一现象学概念深度融合进自己的文学作品存在论中。<sup>①</sup>下文将具体阐述韦勒克是如何在借鉴并发展“纯意向性客体”“四层次理论”这组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构建出自己理论的关键思路和基本框架。

### （一）从“纯意向性客体”到“经验的客体”

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中，通过介绍“意向性体验”明确了现象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体验是对某种东西的意识，……这并不与在世界中的特别是事实性心理关联体中的体验事实相关，而是与在观念作用中作为纯粹观念被把握的纯粹本质相关。”<sup>②</sup>这种纯粹事实的观念体验是不易察觉的，它隐藏在每一个意识主体中。因此，胡塞尔将“对某物之意识”的特征称为“意向性体验”，提出现象学哲学的重要思想就是对除意识外的客观世界进行纯意向性的研究。这一现象学的重要观念被其学生英伽登借鉴至文学艺术品的分析上，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英伽登在确定文学艺术作品为“纯意向性客体”时，采用了“本质还原”的现象学方式进行描述性分析。但是，不同于胡塞尔割裂事物与外在现实世界一切联系的先验唯心主义思想，英伽登没有完全割裂文学作品与审美主体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作品作为“纯意向性客体”是无法完全同客观现实世界决裂开来的。相反，恰恰是意向性特征使文学作品巧妙地弥合了客观与主观的鸿沟。

其次，英伽登将一部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分为本体存在和具体存在两个层面。他提出，在未被审美主体阅读前，文学艺术品的语音、意义、图式化、客观再现世界等层面都处于潜藏状态，属于本体的存在方式。文学作品只有经过读者“具体化”的阅读过程，处于潜藏状态中的各个层次才可能形成一种“复调和谐”的统一体。这一过程即是文学艺术品的具体化。<sup>③</sup>

英伽登细致地区分出文学作品的两种存在类型，将客观世界与主观读者相统一。<sup>④</sup>可见，在英伽登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中，最为重要的观点即作品未被阅读前，只是一种“纯意向性客体”的客观本体存在，只有经过读者阅读后，才能获得具体化的存在方式。这一观点极大地启发了韦勒克。

承此，在回答文学作品的本体论地位和探究如何解释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问题时，韦勒克借鉴胡塞尔的“意向性对象”和英伽登的“纯意向性客体”观念，提出文学作品是“经验的客体”。这个观点可以概括为两层意思：

第一，明确指出文学作品的本质是“经验的客体”。“文学作品既非一个经验的事实，即非任何一个特定的个人的或任何一组个人的心理状态，也非一个像三角形那样理想的、毫无变化的客体。艺术品可以成为‘一个经验的客体’（an object of experience）。我们认为，只有通过个人经验才能接近它，但它又不同于任何经验。”<sup>⑤</sup>文学作品存在于每个读者的经验中，但其本体却先于人的主观经验而客观存在，不因个体的阅读体验、情绪感受的变化而变化，有着固定不变的结构。同时，文学作品会随着时代思潮、社会风气、政治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甚至

<sup>①</sup> Sarah Lawall, René Wellek and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40 (1), 1988, pp. 3-24; Jonathan Culler, Wellek's Modern Critic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9 (2), 1988, pp. 347-351.

<sup>②</sup>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4页。

<sup>③</sup> 参见[波兰]罗曼·英伽登：《论文学作品》，张振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325页。

<sup>④</sup> 参见 Bohdan Dziemibok and Peter McCormick, *On the Aesthetics of Roman Ingarden: Interpretations and Assessments*,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p. 35.

<sup>⑤</sup> [美] 勒内·韦勒克、[美] 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等译，第143页。

也会在变化的历史过程中走向消亡。因此，作为“经验的客体”，文学作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统一。

第二，进一步区分了“经验的客体”与物理的客体、观念的客体的不同之处。一方面，“经验的客体”不同于实在的物理的客体。物理的客体，如一幅画、一座雕塑等，具有可感、可见、可触的特点，其存在方式与构成它们的实体质料不可分离，具有同一性；而“经验的客体”虽也具有一定的外在物质载体，但其存在并不由某种特定的物质载体决定。例如，一部小说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呈现，也可以利用印刷术以文字的方式呈现。这部小说的内涵和价值并不依赖于其物质载体。换言之，“经验的客体”同其现实的物质载体不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关系。作为“经验的客体”，文学作品的存在取决于主体意识的行动。另一方面，“经验的客体”不同于观念的客体。观念的客体，如“红”“几何图形”等概念，是抽象的、永恒不变的，具有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特征。它们既不依赖现实世界，也不会随着主观心理的变化而变化。“经验的客体”则是主体的、历史的、可变的。它在某一具体历史时刻诞生，在历史中变化，甚至会在历史中消亡。

可见，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对韦勒克思考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意向性对象”和“纯意向性客体”启发韦勒克提出文学作品是“经验的客体”这一关键论断。此外，韦勒克接受了英伽登关于单一文学艺术品本体存在和具体化存在的双层次划分方式。他赞同英伽登的观点，认为我们应摒弃所有心理的、具有主观意向的解释，提出作品的存在方式既不是简单的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也不是物理客体和观念客体之间的绝对分离，而应是内容与形式、物理客体与观念客体的相互融合。<sup>①</sup>于是，韦勒克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划分为本体存在和经验存在，这两个层面相互联系、完整统一在整个作品的存在方式中。在韦勒克看来，文学作品是一种以“经验的客体”的形式而存在，融合了本体存在和经验存在两方面，是永恒性与历史性、普遍性与具体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统一。

## （二）从“四层次作品结构”到“八层次作品结构”

韦勒克的作品存在论，除借鉴现象学“意向性对象”和两层次划分的观念外，更是直接受到英伽登对单一艺术作品的“四层次作品结构”理论的影响，扩展了文学作品的研究范围。韦勒克将“四层次作品结构”理论运用于整个类型化的文学作品分析中，形成了涵盖范围更广的“八层次作品结构”（structure of eight-strata）理论。

历来，诸多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美学史家对英伽登艺术作品的“四层次作品结构”理论给予极高的评价。罗伯特·马格廖拉（Robert R. Magliola）曾评价：“英伽登对意向性精辟的解释，尤其是关于意向性与文学的关系的独到见解，珠联现映于他的著作的各章之中。”<sup>②</sup>英伽登富有创造性地将胡塞尔现象学哲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分析艺术作品的层次结构，继承了胡塞尔意向性客体思想，建立了从语音到审美价值的“四层次作品结构”，具体来说，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可以分为这样四个层次：语言的语音造体层次，这一层次是基础的；意义造体层次，这一层次是核心的、最重要的；图式观相层次，这一层次是特殊的；以及再现客体的层次，这一层次是唯一一个意识可以充分理解的组成因素层次。这四个层次相互依存、不可割裂。<sup>③</sup>

这一独特理论与分析范式渗透到韦勒克对自身作品存在论的构建中。韦勒克提出：“对一件艺术品做较为仔细的分析表明，最好不要仅仅把它看成一个包含标准的体系，而要把它看成是由几个层

<sup>①</sup> 参见 Martin Bacco, *René Wellek*,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1, pp. 63-64.

<sup>②</sup> Robert R. Magliola, *Phenomenology and Literature*,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p. 107.

<sup>③</sup> [波兰] 罗曼·英伽登：《论文学作品》，张振辉译，第 49 页。

面构成的体系，每一个层面隐含了它自己所属的组合。”<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英伽登的“四层次作品结构”划分针对的是单一文学作品，而韦勒克超出单一艺术品的顺序层次分析，扩大文学作品存在的分析范围，构建了“八层次作品结构”理论。所谓“八层次”分别是指：（1）声音层次，包含了作品语言中谐音、节奏和格律；（2）意义单元层次，涉及作品的形式、结构、风格、文体等；（3）意象和隐喻层次，这也是文学作品中最核心的层次；（4）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特殊“世界”，这是作品中形而上的意义；（5）叙述性小说的性质和模式；（6）文学类型；（7）文学作品的评价；（8）以文学内在规律为贯穿的文学史。<sup>②</sup>

英伽登艺术作品的“四层次作品结构”理论的内在逻辑是单一作品的形式与结构关系，而韦勒克突破了对单一艺术作品的层次分析，扩展了文学作品的整体范围，构建了包含不同类型作品的“八层次作品结构”。总之，关于文学作品的具体存在形式，在韦勒克作品存在论的核心概念“经验的客体”和“八层次作品结构”中，不难探寻到韦勒克的思想带有胡塞尔和英伽登的现象学方法和观念的深刻印记，同时也可看出韦勒克对现象学分析方法的合理发展。

### 三、韦勒克作品存在论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念的移用与超越

韦勒克在借用与发展现象学思想解决了文学作品存在的具体形式和基本结构后，仍需要探索并明确作品存在的内在标准。为应对这一问题，他试图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尤其是布拉格语言学派的观念中进一步探寻答案。在尝试回答作品的存在方式时，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念为韦勒克建构文学作品存在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使得韦勒克的文学作品存在论带上了深深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印记。学者支宇指出：“韦勒克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其中索绪尔不仅为韦勒克提供过几个具体论点，而且是韦勒克文论的总体特征和方法论之缘起。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文论的影响也十分巨大。”<sup>③</sup>

为什么韦勒克会从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汲取关于作品存在方式的思想？从主观方面看，韦勒克的学术起点与布拉格学派有着密切关系。作为布拉格语言学派中最年轻的一员，韦勒克在查理大学求学时师从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马蒂斯修斯（Vilém Mathesius），并跟随他系统地学习了布拉格学派的语言理论，熟谙学派中主要成员的思想观点。韦勒克十分认可布拉格学派的语言理论，曾给予其很高的赞扬：“布拉格学派的这一教义预示了文学理论和美学许多最新的思考，至少可和西方一些最活跃、最有希望的运动相互比拟：美国新批评、查尔斯·莫里斯的语义学、威廉·K·维姆萨特的‘文体即意义’等等，即使在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接触。”<sup>④</sup> 鉴于布拉格学派大多数成员的理论承袭自索绪尔的语言观念，韦勒克自然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十分熟知。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观念，遂成为他解决文学作品实际存在的重要思想来源。

从客观方面看，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念为韦勒克解答作品的深层存在方式提供了重要思路和基本框架。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理论在语言学领域开创了一场哥白尼

① [美] 勒内·韦勒克、[美] 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等译，第140页。

② 需要指出的是，在1949年出版的《文学理论》的“文学作品的分析”一章中，韦勒克在章末未总结文学作品的存在形态，这点在1956年修订版作出补充，章末总列出文学存在形式的普遍标准，即上述八种类型。参见 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9, p. 158; 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56, p. 157。

③ 支宇：《韦勒克文论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137~141页。

④ [美] 勒内·韦勒克：《辨异：续〈批评的诸种概念〉》，刘象愚、杨德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6页。

式的革命，对包括布拉格学派在内的后世语言学流派产生了深远影响。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的诸多重要思想，如语言与言语的区分、语言的历时性等观点，客观上引导着韦勒克思考文学作品如何存在这一问题。

如果说，胡塞尔和英伽登现象学思想是韦勒克在寻求解决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过程中偶然得之，<sup>①</sup>那么，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念则始终影响着韦勒克对于文学存在的思考，从一开始便深深植根在韦勒克文学理论的思想体系中。

#### （一）从“语言/言语”区分到“决定性的结构/本体经验”区分

在回答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时，韦勒克把关注点放在探寻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标准”上。为揭示这一内在“标准”，他虽参照了英伽登艺术作品的四层次划分模式，但这一模式仍旧无法准确解答“标准”何在。在这种情况下，韦勒克又转向结构主义语言学探寻答案，发现“采用语言学的平行观念有助于我们阐释这一问题，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们对语言（language）与言语（parole）做了细致的区别”。<sup>②</sup>于是，韦勒克汲取了语言系统与言语行为的区分方式，把语言与言语的区分这一观念充分运用到分析文学作品的研究中，以找寻文学作品存在的“标准”。这一运用的结果主要体现为：

第一，明确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自身。索绪尔确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本身，特别强调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语言的定义”一节中，他指出：“在我们看来，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语言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sup>③</sup>在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观念中，语言既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也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循的规则。语言是一整套的规则系统，而言语是个人的说话行为和活动，需要依从于语言规则。

在韦勒克看来，现代语言学家对语言与言语的区分本质上是语言系统的规律性与个人言语行为的区分。他认为，语言与言语的区分相当于文学作品本身同阅读主体之间的区分，社会与个人的区别正是作品整体与某个读者阅读体验的差别。他把这一重要的区分借用到分析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上，提出：“至少在这一方面，一件文学作品与一个语言系统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作为个人永远也不能全面地理解它，正如作为个人我们永远也不能全面和完美地使用自己的语言。”<sup>④</sup>对于每个单独的说话者而言，说话的内容只能触及整个语言系统的某一方面。因此，正如语言系统的规律永远不可能被个人说话者所认识一样，文学作品的内在标准也无法被读者所触及。

第二，承认外部因素的影响，坚持文学作品的内部结构规律。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都认可语言的外部因素，同时十分重视对语言自身的内在研究。在明确语言与言语的区分后，索绪尔确立了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指出语言是混乱复杂的言语活动背后十分确定且稳定的对象。<sup>⑤</sup>突出语言在语言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研究语言的内部规律，索绪尔的这些贡献对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观念

① 相较于布拉格结构主义思想对韦勒克的深刻影响，现象学哲学对他来说可称为“偶然得之”。韦勒克曾说：“撰写《文学理论》时曾经读过英伽登的《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是本人早年所知道的他的唯一论著”。[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7卷，杨自伍译，第665页。

② [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等译，第141页。

③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Wade Baskin, eds. Perry Meisel and Haun Sauss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9.

④ [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等译，第141页。

⑤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Wade Baskin, eds. Perry Meisel and Haun Saussy, p. 14.

产生了重要影响。布拉格学派将现代语言学观点同诗学相结合，强调文学语言的“文学性”。在《现代俄罗斯诗歌》一文中，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性’，即使一部作品称其为文学作品的东西”。<sup>①</sup>可见，雅各布森阐明了文学研究的重点在作品本身，应围绕“文学性”着重分析文学语言的结构、形式、节奏、韵律和风格等方面。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对语言内部规律和“文学性”的关注，启发了韦勒克在承认文学研究的外部因素的基础上，将重心放在作品的内部存在方式。

第三，揭示文学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结构符号，其与指涉意义间具有复杂关系。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sup>②</sup>他用能指和所指分别代替了音响形象和概念。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一旦成为社会约定俗成后，则不可随意改变。换言之，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具有任意性和不可变性的关系。其后，布拉格学派进一步探讨了语言形式与指涉意义间的复杂关系。卡尔采夫斯基提出：“语言变化是由语言符号系统的性质决定的。语言变化是由包含这些符号的语言系统性质决定的。”<sup>③</sup>在他看来，语言符号及其意义的界域并不完全吻合，同一个符号可具有几个意义，而同一个意义可用多个符号表达。语言符号系统中符号与意义并非完全一一对应，同一符号在不同语境下对应的意义不一样，同一个意义在不同系统中会出现不一样的符号表示。因此，在具体文本语言学分析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语言系统的复杂性。可惜的是，布拉格学派关于语言分析只停留在基本理论阶段，真正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践的是韦勒克对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解读。韦勒克通过揭示文学语言的内部结构，揭示出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的复杂关系，体现了语言符号自身的独特价值。

韦勒克指出，文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具有特殊性。科学语言要求语言符号和指称对象一一吻合；日常语言往往以达到某种实际交往效果为目的，带有松散性、临时性、模糊性。文学语言则深深地植根于语言的历史结构中，它关注语言符号本身，并且具有表现情意和实用的一面。<sup>④</sup>韦勒克像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那样，重视文学文本中的语言符号本身，在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中强调语言形式所指涉意义的独特性和自身价值，认为文学语言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而且自身还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功能。

韦勒克认为，文学语言的独特审美价值蕴含在“结构”中。曾有学者指出：“韦勒克始终呼吁关注作品本身呈现的‘世界’，而虚构世界需要现实读者的进入才能趋向作品自身的完整性。”<sup>⑤</sup>在阅读过程中，每个读者由于各自先前阅读经验和阅读能力的不同，只能在有限认知范围内获得各自具体的阅读体验。每个个体读者接触到的，只能是整个文学作品系统的某一部分，不可能完全领悟到文学作品中的所有本质意义和价值。尽管如此，读者还是可以感受到文学作品中存在一种特殊的结构形式。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我们总是抓住客体中的某个‘决定性的结构’（structure of determination），这就使我们认知一个客体的行动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或者主观的区分，而是认出现实强加给我们的某些标准。”<sup>⑥</sup>作品中存在的“决定性的结构”是作品中稳定不变的结构，它决定了读者的阅读行为并不会成为肆意的主观创造。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韦勒克认可每一部

① [爱沙尼亚]扎娜·明茨、[爱沙尼亚]伊·切尔诺夫：《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译，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②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Wade Baskin, eds. Perry Meisel and Haun Saussy, p. 67.

③ [捷]瓦海克：《布拉格语言学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50页。

④ 参见[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等译，第10~12页。

⑤ Ann B. Dobie, *Theory into Practic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riticism*, Boston: Wadsworth Press, 2012, p. 16.

⑥ [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等译，第141页。

文学作品都蕴含稳定的结构规律，因此在探究作品存在时，他反复强调，把握作品的结构、标准，才能更好地把握作品本身。

在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中，除客观层面“决定性的结构”外，读者个人的每一次阅读行为都成为触及和把握这一“结构”的具体经验，这种具体经验可称作是“本体经验”。<sup>①</sup> 韦勒克指出：“真正的诗必然是由一些标准组成的一种结构，它只能在许多读者的实际阅读经验中部分地获得实现。每一个单独的经验（阅读、背诵等）仅仅是一种尝试——一种或多或少是成功和完整的尝试——为了抓住这套标准的尝试。”<sup>②</sup> 概言之，“决定性的结构”和“本体经验”的区别相当于语言系统与个人言语之间的区别。

韦勒克深入探讨了语言与言语的区别联系，意识到“决定性的结构”和“本体经验”具有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他指出，作品的存在形式无法脱离现实世界的客观影响，也无法割裂与主观读者的阅读实践。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此评价道：“韦勒克十分重视语言的结构形式，认为文学文本中的语言具有特殊的用途，即虚构性地反映世界，这点需要读者的介入才得以呈现。”<sup>③</sup> 语言的形式、节奏、韵律和风格固然重要，它们是作品具体存在的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一部文学作品需要读者认识语言形式背后蕴含着的世界，那个具有特殊意义指向的世界。因此，在深入探究文学作品的实际存在方式时，韦勒克极力避免主体心理与客观世界的绝对分离，尝试将主体和客观统一起来，在承认外部研究对文学作品影响的基础上，坚守探究作品的内部结构。

总之，韦勒克汲取了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的思想精华，巧妙划分出文学作品的“决定性的结构”和“本体经验”层面。一方面，韦勒克借鉴语言与言语的联系规律，揭示出作品的“决定性的结构”和“本体经验”是相互依存的统一；另一方面，他极为重视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语言与言语关系，强调文学研究的价值寓于作品的内部形式，重心在揭示“结构”，以便更好地把握作品对象及其蕴含的价值意义。

## （二）从语言的历时性到“透视主义”

在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分析中，韦勒克吸收和发展了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中语言的共时性与历时性观点，并将这种观点纳入了自己关于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理论。其理论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其一，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辩证统一。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通过使用共时性与历时性这组概念，从共时与历时两个方向对语言系统进行分析，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关系也是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一个论述要点。在对语言规律的论述中，他提出语言的现象事实都有一定的规律性，却没有命令的性质；相反，历史事实却是强加于语言的，它们没有任何一般的东西。<sup>④</sup> 可以看出，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中，索绪尔主张语言的历时性规律十分重要，明确指出语言的历史事实与语言系统无关，将语言的历时性视为独立于系统之外的特征。由于深受索绪尔的语言观影响，布拉格学派的学者及韦勒克都进一步关注到语言的历时性在整个语言结构中的重要位置，尝试将历时性这个概念应用到文学研究中。其中，雅各布森对文学作品语言问题的研究

<sup>①</sup> 韦勒克移用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语言与言语的区分，指出这种区别正相当于诗本身与对诗的单体验之间的区分。在阐述“决定性的结构”内涵与意义的过程中，韦氏反复强调，每一次读者的阅读行动都是把握结构的具体经验，加之他主张文学研究的重心在作品的内部结构，认为与作品存在相关的外部因素，如传记生平、社会历史、心理思想等方面，是把握“决定性的结构”和“标准”的具体尝试和经验，故相较“决定性的结构”，可以将这一层面概括为“本体经验”。两个层面相互统一，不可分割。

<sup>②</sup> [美] 勒内·韦勒克、[美] 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等译，第139页。

<sup>③</sup> 参见 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3.

<sup>④</sup>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Wade Baskin, eds. Perry Meisel and Haun Saussy, p. 95.

很好地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而后，索绪尔和雅各布森对语言历时性的研究为韦勒克思考作品存在论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引导其揭示出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

结构主义语言学始终围绕着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之间的关系。受之影响，韦勒克将这组关系运用到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具体分析中，并在实际分析中引入了符号、结构和价值三个维度进行作品存在的阐释。他提出，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住作品的基本结构后，应从上述三种不同维度审视文学作品，从而更加完整、全面地理解作品。

其二，文学作品的存在具有明显的历时性。韦勒克的这一结论，应从索绪尔与布拉格学派关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不同理解中寻找理论渊源。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提出语言完全是一个历史事实的组合物，总是处于历史变化中。如果要确定语言的特征和成分，必须从语言的共时状态入手，语言的历时规律是从共时描述中派生的。<sup>①</sup>索绪尔坚持语言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强调语言共时性规律的重要性，但他没有完全忽视语言的历史规律，只不过两者的地位不同，共时的同一性决定了不同阶段的历时性的同一。

布拉格学派错误解读了索绪尔关于语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他们试图调和二者差异。雅各布森在《普通语言学当前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索绪尔混淆了两组不同的概念，即共时被错误地等同于静态，历时被错误地等同于动态。但是共时概念与静态概念并不完全吻合。<sup>②</sup>他发现语言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对立，而是辩证的对立统一。语言的共时性离不开语言的变化，语言的历时性也非简单的动态发展，而是蕴于复杂的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为此，布拉格学派将“结构”“功能”两个重要概念引入自身语言理论，提出深入了解语言材料的历史环境是正确把握语言系统的共时性的前提条件，更明确地指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应同时兼顾，缺一不可。

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观念中语言的历时性观念，帮助韦勒克意识到作品存在的动态发展。为此，韦勒克提出一种新的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和批评标准，即“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所谓“透视主义”，按照韦勒克的比喻，就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同一座房屋的时候，看到的房屋形状、大小都不一样。但必须承认的是，在每一个固定的角度里都存在一座房屋，有明确的尺寸、布局、材料、颜色等，可以得到准确和客观的确认。<sup>③</sup>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追求普遍的本质结构形式固然重要，但不应一味地倾向作品存在中的“决定性的结构”。借助索绪尔和布拉格语言学中对语言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思考，韦勒克承认了作品存在的历时性。文学作品的存在既非一系列破碎故事片段的拼接，也非与其他类型艺术品没有联系的孤立存在，更非禁锢于某一特定时代观念的僵硬文本。可以说，“透视主义”集中体现了韦勒克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念的重要借鉴和吸收。

总之，韦勒克平行借用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观念，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结合结构、符号和价值的三维度，共同阐释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通过“决定性的结构”和“透视主义”这些韦勒克作品存在论中的核心概念，不难窥探到韦勒克受索绪尔和布拉格语言学派思想的深刻印记。

#### 四、结语

综上，韦勒克汲取借鉴了现象学哲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构建了以“经验的客体”“决定性的结构”“八层次作品结构”和“透视主义”为核心的文学作品存在论。这一理论具有独特性和融

<sup>①</sup>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Wade Baskin, eds. Perry Meisel and Haun Saussy, p. 92.

<sup>②</sup> [美] 罗曼·雅柯布森：《雅柯布森文集》，钱军选编译注，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7页。

<sup>③</sup> René Wellek, *The Attack on Literature and Other Essay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p. 51.

合性。它主张返回文学作品自身，悬搁作品的外部因素，重视结构、形式、节奏和韵律等内部因素，弥合了主观的读者感受和客观的现实世界的鸿沟，是 20 世纪现象学、结构主义两大主要思潮融合汇通的重要结晶。其作品存在论的局限则在于：一方面受制于时代因素，无法兼顾作品的内外两重研究，重视文本自身的探究容易忽视与之相关的社会、心理和思想等方面的外部影响；另一方面，作品存在论过于强调作品自身意义，其实作品中蕴含的形而上的意义绝非作品自身能够独立完成和体现的，社会现实的滋养和作品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都是作品意义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韦勒克这种理论倾向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深受布拉格学派与“新批评”的影响，将文学作品自身看作文学研究的唯一对象，以致于切断了文学作品与其社会历史环境的联系，忽视了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重要功能，未能完全跳出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等流派崇拜作品本体的窠臼。对此，我们更为合适的做法是对韦勒克的文学作品存在论进行批判性吸收，为构建当代文学作品的研究方法和批评标准提供借鉴。

（责任编辑：权达 王华）

## Return to the Works Themselves —Study on Wellek's Ontology of Literary Works

Wang Xue

**Abstract:** Wellek's ontology of literary work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orks ontologies among the 20th-centu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t was born in the turning period when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literary works was declining, the flooding period of positivism and the fading period of new humanism.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mo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llek's ontology of literary works and Russian formalism, Prague School, New Criticism, and less on its ideological links with phenomenology and structural linguistics. In fact, Wellek's ontology of literary works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phenomenology and structural lingu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It skillfully borrowed, merged and developed the key concepts of the two trends of thought, and applied them to the analysis of the ontology of literary works, forming important concepts like "object of experience", "structure of determination", "structure of eight-strata" and "perspectivism" as its core. It described the essence and mode of the existence of literary works with a 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al factors of literary works, and directed the focus of literary research to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works.

**Keywords:** Wellek; ontology of literary works;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structural linguistics